

品花宝鉴

[清] 陈 森 著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目 录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1)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潘其观忍辱医臀	(18)
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32)
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	(46)
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60)
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	(75)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	(91)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104)
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	(119)
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	(134)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	(149)
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164)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185)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202)
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217)
附录		(231)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全书内容要览	(231)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一）	(231)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二）	(231)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三）	(232)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四）	(234)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五）	(234)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六）	(235)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七）	(235)
	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之八）	(236)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话说屈道翁搬过怡园来，与琴仙就在海棠春圃住下。次贤挪向梨花院，与海棠圃相近。道翁即有一番教导，琴仙从前念过的书，一面温理，一面与他讲究些诗词文艺，习学楷书。可喜琴仙天姿颖悟，过目成诵，而且锐志攻书，把从前的忧闷，倒也撇开。一连几日，道翁见其聪明可学，也甚欢喜。子云更为得意，吩咐园内家人，都称为屈大爷。

约有半月以来，琴仙的文理已通了好些，字也写好了，对对作诗也通顺了。父子之间，十分亲爱，竟是亲生的一样。那些相公们到园来，倒不好与他盘桓，到门口略一探望。琴仙也不肯旷功，足不出户。道翁倒有时体贴他，叫他也到各处逛逛，可以开放心胸。琴仙虽答应了，也不出去，不是写字，就是看书，把个潇洒惯的屈道翁，反被他拘住，要时常的释疑问难起来。

一日，想起子云托做《怡园序》，便作了半日，又修饰了一会，自己送与子云、次贤看了，请他斟酌。次贤道：“妙极了！就使徐、庾复生，也不能涂改一字。”子云道：“是石刻好呢，还是木刻好呢？”道翁道：“论长久自然是石刻。前日见吉甫相熟的那个季十矮子，刻工尚好，不过价值大些，然此是市井的常理。你莫若找吉甫将他荐来一刻，是极妙的。不是说要刻在含万楼屏风上，却也好看。”次贤称善。子云即叫书童找出了八张大宣纸，照着屏风大小裁好了，送到海棠春圃，请道翁亲笔自书。

此时春航、南湘场事已毕。子云定了二十八日请诸名士游园，以辰初毕集。是日不设筵宴，恐误了游兴，只于几处备了小酌茶点。凡近水者坐船，离水远者步行，须以一日之内游尽。王胡子住了两日回寓，将《图书集成》装了五大车，送进怡园。子云只得收了，就放在含万楼上，也就摆满了五间大楼。

诸名士于二十八日早上陆续皆到。是日子玉、春航、南湘、仲清、文泽、王恂共是六位，惟吉甫因感冒未到，园内屈氏父子与次贤主人四位，都在含万楼下坐了。道翁道：“这个含万楼是本《易经》‘含万物而化光’句摘下，因为园中的主楼，故取此名。但就本意，是言乾道之大，此名似乎不甚相宜。度香以为如何？我见楼上现供着赐书，何不就改为‘赐书楼’，未知可否？”子云道：“改得甚妙！就是‘赐书楼’。还要求作一副长联。”道翁道：“老夫改了楼名，那联句请诸名士题罢。”子云道：“诸兄自有分题，这第一联还求道翁先生赐题，就是诸弟兄也不肯相僭的。”道翁又让了一会，叫琴仙捧过笔砚来，题了一副长联。诸人见他写出，看是：

文苑赐英华，数玉笈金编，正学十三经，旁通廿二子；

词场开鼓吹，看笔歌墨舞，纵横一万里，上下五千年。

题罢，哈哈大笑道：“老夫拙句不文，诸兄休得见笑！”众名士看了，个个首肯心服。

子云让大众进了承荫堂，崇墉巍焕，局面堂皇。院子内有座戏台，槐阴布绿，栋宇生辉。道翁与诸名士看了那些匾

对，说道：“这堂名很好，不用换。东西楹要添副长联，就请静宜大笔罢。”次贤道：“这些联额，原是弟当日胡乱写成的。这承荫堂与赐书楼，皆是正屋，还求吾兄老手一题才称。恐我们终是柔筋脆骨，撑不住这个大局面。况所添的地方尚多，大约有二十余处，再等我与诸位分拟罢。”道翁道：“不是这么说。我虽与诸位兄台相叙了几次，尚未瞻仰珠玉，今日正可窥豹。若尽要老夫题咏，倒将诸位的锦绣埋没了。”众名士谦道：“此处实不敢妄拟，其余各拟几句呈政。”琴仙又捧了笔砚过来，道翁道：“你学了几天字了，我念你写，不要写别字才好。诸兄看看可长进些吗？”遂口占一联，琴仙写了，个个的端楷。诸名士看是：

佳气近蓬莱，欣玉烛时和，金瓯业盛；

晴光开闾苑，咏珠帘雨卷，画栋云飞。

又集六朝文语，成了一副八言的，也念与琴仙写出，是：

风草月松，缘庭绮合；

日华云实，旁沼星罗。

诸名士惟有痛赞。再看琴仙的字，已是美女簪花，秀润如水，更为欣喜。

道翁道：“对面戏台虽有联匾，那块‘太音之和’可以不换，檐前那块是要换的。柱上的七字联，应改八字的，请庾香世兄一题，老夫藉观珠玉。”子玉尚要推逊，众人挤定了，却也不慌不忙，想了半刻工夫，提起笔来写了，说道：“小侄荒疏，未敢妄作，也集个成语，尚求老先生斧正。”道翁与诸名士看时，匾是“画堂秋拍”四字。联句也是集六朝文上的，是：

轻扇初开，长眉始画；

鸣瑟向赵，吹箫入秦。

道翁赞道：“我说庾香世兄定是不凡的，果然，果然！”子云及众名士也赞了好。

子云就让进内，出了承荫堂，后是牡丹香园。四周短短的花墙，围了有两三亩大的一块地，内中花石亭台，位置无一不佳，倒像独成一个园林景象。径用小白石砌成，曲曲折折，有数十条，护以短栏。满园尽是牡丹花，有在石台上的，有在平面上的，高高下下，足有千万朵，开得正盛，五色缤纷，令人目眩意乱。诸名士也赏玩不尽，然到此亦不能不稍为游憩，各寻石径、花台、小亭、曲槛处，小憩了一会。来到正屋，是七间，里面又间着些洞房绮户。再到后一进，长廊缭绕，屈戌横波，却种满芍药花，此时未开。道翁道：“这牡丹香国，繁华已极，可改名为‘宝香堂’。后一进题为‘护香廊’。这宝香堂须添一副对子，请湘帆兄罢。”春航要逊，诸人不依，中得遵了。想了一联，写出是：

五云书凿金银字；百宝栏开富贵花

道翁看了赞道：“真好富丽！却称这宝香堂。”众人也附和了几声。

次贤道：“我们还是从东去呢，还是从西去呢？”子云道：“从西到东路长，还是从东转西，可以坐船，路却顺些。”便领众人出了护香廊后的围墙。只见一带石坡，层层丛兰翠襦，芳馨袭人。从石凳上行到了山北，也是一样的兰竹。那带山向西北去的，却是土冈，由高而低；望东南去的，却是层峦苍翠。山下一带清溪，溪外尽是竹树。依山临水间，有一所院宇，石壁上刻了“兰径”两个大字。道翁与众人进了屋子，见是一间两间、三间五间的不一，有好几

处，满目尽是碧杜红兰，翠苔绿藓，甚为幽雅。

道翁道：“此处甚佳，一洗宝香堂繁华之气，不可不题。”因题为“风露清吟馆”，对仲清道：“剑潭兄试题一联。”仲清不能推辞，此处也合他的雅趣，即题道：

二分水醺三分竹；

一面山栽两面花。

道翁赞道：“好极了！却移不到别处去。”仲清笑道：“有先生的珠玉在前，我等实难附尾，不过聊以塞责而已。”文泽道：“此处我竟没有来游玩过。”王恂道：“我也没有，到护香廊就住了。”南湘道：“我去年看菊花，是从这里走过，倒游了一游。”

子云引道，过了一座木桥，从竹林走出，是片空地，有几间敞厅，立着鹄棚，旁边还有一条马路。望东北上，编些竹篱，高高矮矮，护着几处屋宇。同到了里头，内中摆设极雅淡，署名曰：“菊畦。”后面是个大荡，荡边树木茂密，再后头就是围墙了。道翁道：“此处可改做‘黄香东圃’，添副小对子罢。”遂念道：

春秋多佳日；

风雨近重阳。

子云引了从菊畦东手走出，一带桑林，前面是溪河挡住，便叫家童去撑了两只船来。家童沿着河堤，转过山嘴，不多一刻，见两个小艇撑了过来。众人下了船，一并的慢慢撑去。绕过了一个石矶，见一边是山，一边是树。到了一处，系好了船上岸，只见苍松夹道，古柏成盘。从松林里进了一所庄院，也有二十余间，最后一进，已在山顶。见有一株古松，如虬龙盘云一般。中间设一张禅床，前面一个丹

鼎，署名为“松龕”。外有一个鹤栏，见有两只白鹤，雪羽皤皤的甚是可爱。道翁道：“松龕可改名为‘松鹤丹房’。竹君可题一联。”南湘也集了六朝文，念道：

逸翮独翔，孤风绝侣；
真花暂落，画树长春。

道翁赞了“好”。

翻山过去，从一条石径走下，望南一百余步，便是梅榭了。密叶繁阴，子多于豆。同进了屋内，众人已走了许多路，也要歇歇了。子云即吩咐摆饭上来，略喝了几杯酒，便吃了饭，喝了茶。道翁问道：“这个园共有几里？我们今日也走了好半天，还不到三分之一。”子云道：“周围原有五里，山占了一分，水占了两分，树木占了一分，空隙处又占一分，于房屋原只得二十几处，除了门房、马棚、厨房等类，算起来共有四百另八间。其实也不算很大，若要扩充出去，也还可以。”道翁道：“够了，太大了太觉空旷。你这个园好在不散，处处精神团聚，一处有一处的结构，真是好手笔！大约你与静宜也费尽了心。”次贤道：“可不是！那时你又不在于京里，你若在此，便好商量，必定还要添出许多好处来。”道翁道：“已经好极了，设使我起出稿来，还未必能如此。”

子云道：“有几处，静宜也改了好几回才成的。”子玉道：“这‘梅榭’两字，只好刻在山上。在房屋里，这‘榭’字似乎要改才好。”道翁道：“就请教换个名字。”子玉道：“还请道翁先生改罢。”仲清道：“你若想着好了的，就说也不妨。”道翁道：“正是，就我换得不妥，也要请教大家商量的。”子玉道：“改做‘古香林屋’罢。”道翁道：“妙！妙！”

这个‘古香林屋’实在改得妙。就请题一联，以成全璧。”子玉要取笔写时，琴仙道：“我代写，你念来。”子玉一面念，琴仙一面写，众人看是：

看他竹外枝斜，恰称翠袖生寒，缟衣纯素；
伴我夜阑人静，正值瑶琴一曲，玉笛三终。

道翁大赞道：“仙骨珊珊，非吃烟火食所能道，拜服！拜服！”子云与众人也都大赞，又赞琴仙的字，比先写的更加精美。子玉看了，真是喜不自胜。琴仙见子玉题了这副好对，也觉得玉颜春暖，笑启朱唇。仲清、南湘等，也替子玉喜欢。

大家走出了梅榭，过了梅林，转过一处，又是一个庭院。前面两块英州灵石，平屋三进。后有一楼，楼上有一神龛，供设花神牌位。中间一进，署名为“红茶仙馆”，两边都是厢房。道翁道：“此处既供设花神，索性做个花神庙，改名为‘蕊珠仙府’。湘帆兄可再咏一联。”春航应了，想了一想，写了出来。众人看是：

花雨散缤纷，娇舞霓裳云贴地；
风情吹旖旎，轻摇月步凌虚。

道翁笑道：“湘帆兄的是妙才！写的如此风流香艳，真把那花情花魂都写出来了。”春航自谦了几句，众人也帮着赞好。

于是出了“蕊珠仙府”，顺着两行修竹径，一条荔枝街，又过了几处神仙洞，望东走到了萧次贤的梨院来。道翁道：“可不必进去了。梨院可改为‘卧云香院’。庸庵兄请题一联。”王恂一面想，随着走到了海棠春圃来。子云道：且请坐坐喝杯茶，那边又要用船了。”都进了海棠春圃坐下。道翁道：“海棠为花中艳品，还有那些紫白丁香衬贴，他更觉

香色兼备，须好好起他个名字才好。”即笑对琴仙道：“我看你于那些诗词上也还明白，我今日当着人，考你一考，你能起这个名字么？”琴仙听了，红起脸来，答应不出。子云道：“很能，很能！你快想来，如不甚好，也没有人笑你的。”琴仙道：“有倒有一个，只怕不好用。”道翁道：“你且说来。”琴仙道：“‘春风沉醉轩’，不知用得用不得？”子云拍手赞好，子玉等同声说道：“果然真好！这‘沉醉’二字，用得入神入妙。”道翁也点点头道：“也难为他。”又道：“你还能作一副对子么？”琴仙正要回言，王恂已写了“卧云香院”的对子出来，看是：

梦到香云生屋角；

笑看新月上墙腰。

道翁与众人也着实赞赏了。琴仙道：“这个‘春风沉醉轩’，是昨日偶然想着的。对子只有上联，没有想得出下联。”道翁道：“你且将上联写出来看看，不好就不用他，如可以用得，请一位替你对成了也好。”琴仙就将上联写了出来，众人看是：

一曲惜余芳，娇比玉颜时醒醉；

众人大赞，把个琴仙赞得不好意思起来。仲清道：“可惜没有下联。”子玉将这句不住的吟哦，次贤道：“这下联非庾香续成不可！”道翁道：“果然，就烦庾香点铁成金罢。”子玉欣然提起笔来，写道：

千金买良友，好酬春色正温柔。

道翁大赞道：“此与湘帆兄一样手笔！今日看诸兄题的联句，正是一人一样性灵，原不能强合的。就是前舟还没有题过。”

大家喝了一会茶，子云命家童去驾船。那边池水宽阔，

撑了一个画船来。众人绕到了河堤，下了船。荡出了小港，即是个大宽阔处，令人豁目爽心。不多一刻，到了“吟秋水榭”，子云请众客进了榭。道翁尚未游过，把这三层水榭游了一转，老年人也乏了，就在中间一层坐了。子云道：“小酌几杯，此处已预备了。”于是众家人上来，在各人面前摆了个攒盒，斟了杯酒。道翁饮了数杯，倚阑眺远；见旁有条条小港，叠叠崇山；前有绿柳低垂，红桥斜跨；山上有泉，翻银滚雪；屋边皆树，云护烟笼。赞道：“我看园中以此处为第一，这榭名也好。就每层一副对子，前舟题第一层，竹君题第二层，剑潭题第三层。必皆有惊人好句，老夫洗耳恭听。”三人不能推让。先看文泽的第一层是：

楚江烟水吴江雨；

N 字栏杆丁字帘。

道翁及从人痛赞了。道翁道：“这第二层最难，上有第三层，下有第一层，这里看竹君的巧思了。”南湘已想了一会，颇难着笔；仲清也在那里凝思，各要争胜。南湘已得了，写了出来道：“题得不好，将就算他第二层罢！”众人看是：

秋色扑帘栊，置身已觉超平等；

月光穿竹树，放眼请登最上层。

道翁赞道：“果然是第二层的联句，移易不动！这是煞费苦心才得出来。剑潭的第三层如何？想另有妙意。”仲清道：“我的不及竹君的切题。”即写了出来。看是：

君如趁月来游，云移一鹤；

我欲乘风归去，桥卧长虹。

南湘看了，先痛赞起来道：“剑潭此联，颇有仙气。这断不像第二层，也不像第一层，实在是第三层最高处。我真服了

你这种浑脱句子！”道翁与诸人也齐声痛赞。

吃了些点心，又下了船，慢慢的摇，众名士领略那水光山色，佳兴增添。穿过了六曲红桥，沿着那竹树蒙茸，到了一处，那是“停云叙雨轩。”高下两层，一在半山，一在山脚，甚为幽雅，大至与“吟秋水榭”仿佛。道翁道：“这个名字要改。此处是第二个胜景，着不得陈腐语，改为‘练秋阁’罢。”众人道：“改得很好！”道翁道：“此处须静宜添一副好对子。”次贤道：“恐题得不佳。”也即写了两句，看是：

清樽满赏山香曲；

画舫遥听水调歌。

道翁与众名士赞赏不已。

子云让众人下船，对次贤道：“先到了桂岭，转来再到缥渺亭罢。”次贤道：“自然先到桂岭为是。”就从练秋阁旁，转入一条小港，随着山脚，荡有三箭多远，上坡见是一个药圃，四面围着白石短栏，一个亭子。从亭子进去，有几间屋宇，内中清洁，有些药铛杵臼等物。一边是豆花篱，此时却还空着；一边是鹿栅，有只梅花鹿在里面，见人来，便呦呦的叫起来。众人也赏玩了一回。出了药圃，是一座土岭，见无数的桂树，过岭来桂树更加多了。内中有好几处院落，自成一景，亭台楼阁，备极其胜。子云领众都走到了，进了正屋坐下。子云又让客用了些茶、点心，诸人一面游赏。道翁道：“此处是个大座落，‘桂岭’二字不足以尽之，改为‘丛桂山房’罢。”子云道：“改得妙！”道翁又道：“你自置一联。”子云笑道：“道翁先生既要考我，也应早些命题，到临时才说，教我如何想得出来？”构思了一刻，也集了副成语，写将出来。众人看是：

大雅扶轮，小山承盖；
落花入领，微风动裾。

道翁道：“集得甚好！”即起身出了桂岭，望北面来。只见怪石嵯峨，若飞若走，颇为骇目。古藤如臂，香草成茵。上了山径，直盘旋到了山顶，有十丈多高，把园中的景致，望得褊然。看了好一会，才一步步的拾级而下。到一个山凹里亭子边，便是“缥渺亭”：靠山踞石，两翼外张，如飞的样子，好不幽险。亭中可容三席，下面东手就是方才的“练秋阁”了。道翁道：“怎么又走回来了？”看亭子里有副对子，是他的学生华光宿的，也还用得，便对子云道：“你于此处，何不再集一副成语？”子云道：“我料着道翁还要考我，我已想就了。”即写道：

幽岫含云，深谷蓄翠；
横藤碍路，弱柳低人。

道翁说：“好！”又步下山来，沿着右边一带山径，足足走了半里多路，过了好些石磴山屏，小亭曲榭，到了一带梧桐树边，前面远远望见“赐书楼”。才从西边一条曲径走去，又穿过了几处神仙洞，便是一道清溪，围着一个院落。门外也有几堆小山，尽是碧桃花树，已盛开了。遂同过了小石梁，来到桃坞，这里有五、六处座落。游赏已毕，道翁道：“此处改为‘寻源仙墅’。也须添副对子，再借重庾香一题罢。”子玉想了一会，写出看是：

此处即仙源，自有问字青鬟，添香红袖；
名园为福地，不数踏歌潭水，打桨春潮。

道翁大赞，众名士也随声附和。出了“寻源仙墅”，又过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接着就是几百株杏林，围着三四层重

楼。湘帘晃漾，绮户文窗，令人应接不暇。道翁道：“这个楼名题得才妙，无须更换。‘东风昨夜楼’，是哪一位题的？”次贤道：“是度香题的，对子是我做的。”道翁道：“好对子！”朗吟了一遍，也叫琴仙写了出来。琴仙记得是：

一夜雨廉纤，正燕子飞来，帘卷东风，北宋南唐评乐府；

三分春旖旎，问杏花开未，窗闲青琐，红牙白襪选词场。

于是从“东风昨夜楼”后面走去，说不尽园中的景致。又到了一处，尽些榴花艾叶、萱草紫薇等类。有几架老藤花，开满四处，还有些罌粟、虞美人，有五六处座落。道翁各处看了，知是“小赤城”，因榴花而设。又看了些对联，自己题了一副，命琴仙写了出来。众人看是：

翠黛忘忧，琥珀杯斟金谷酒；

红巾侍宴，珊瑚枕卧赤城霞。

众人大赞。又走了出来，望北而行，右手竹梅外，望见“宝香堂”的东墙角，又见“风露清吟馆”的那一带峭壁。迤向西北沿池走去，又到一处，见碧梧翠竹、芭蕉棕榈、枇杷柿子，清阴满目，爽逼衣襟。有五六块大盘陀石，顶上盘着凌霄花，正开得茂盛。此处妙不可言。

道翁与众名士在石凳上坐了。道翁道：“这里别开生面，宜夏宜秋。”坐了一会，进了屋宇，见有回廊，有抱厦，有平台，有敞厅，游历不厌。正中厅内，见题着“积翠轩”，有几副对联。道翁道：“积翠轩可改为‘清凉诗境’。”众名士道：“这‘诗境’二字大妙！”道翁道：“庾香再题一联何如？既题了温柔乡，也不可题清凉境。”子玉听了，颇有

愧色，只得唯唯听命，也就集了成语。众人看是：

雾雨送秋，轻寒迎节；

狂花满屋，落叶半床。

道翁与众人赞毕，过了“清凉诗境”，便是个水荡，青蒲细柳，绿醺波光。湖边有两三处茆舍竹篱，是个稻庄。其余隙地尽作平畴，颇有鸡犬桑麻之胜。东边河面窄处，有个石梁，众人走了过去，就是先来的射圃，那边就是菊畦了。到了稻庄闲步了一会，又到稻庄后面，尚有无数的小房子在那里，都是园丁、花叟住的地方，还有藏花窖，藏冰窖，茶寮酒肆，倒也有趣。那些园丁见主人同了客来，一齐躲到屋里去了。众人又绕到西边，尚有些鸭栏鸡埭，蟹簖渔庄，蒹麦一畴，菱茨满荡。道翁不胜留恋，想起归田之乐来，谓子云道：“将来尊大人回来，这个平泉庄，胜于古人多矣！”便数今天添的对子，已有了二十二副，内中最多者，是子玉与他自己，其余也有两副的，惟文泽、王恂只有一副，未免不公。于是烦王恂、文泽各撰一副，又改稻庄为“红雪西庄”。先是文泽念了出来，是：

梅雨平添瓜蔓水；

豆花新带稻香风。

王恂也念了两句，是：

宰相归来游绿野；

将军老去隐青门。

道翁道：“这两联都好，不分伯仲。今日这些对联，各有所长，老夫只可拜倒辕门了！”众名士谦让了好些话。

今日这怡园，也算游尽，只剩了些小景致，不关紧要的地方。子云请众位还到宝香堂，已是夕阳西下，朱霞半天，